

## 側寫一位教師與異文化的相遇：從理解、 行動到發現

70-71

陳美如/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副研究員

經過十個多月來的學習、與行動，協作教師應讓不同文化在學校知識中現身，這樣的現身並不是仰賴一套完整的多元文化課程，也不是鄉土語言或鄉土課程的教學節數，有了這些，並不保證我們的教育就尊重差異，回歸社會正義。這樣的現身是教師對異文化的覺察能反省自身的經驗，揭露自身真實的經驗，因為理解，覺察而願意把「眼睛打開」去看見學生背後的異文化的特性，看見每個「人」背後那個更大的世界是什麼？也才能展開一段與異文化相遇的旅程。反觀現在課程綱要各種語言、教學節數成了政治勢力競逐的場域，學科專家論斤減兩相互喊價的賣場，課程改革一邊狂熱，而一邊呢？學校教師在自己的節奏中，選擇要不要面對，當「人」沒有察覺，另一個視域未開啟，只是帶既有的視框去看世界，面對世界罷了！課程改革呢？是「那一群人的事」，現場的轉變並未發生。

在前行的路上，最重要的是讓人們在「人與人的關係中發現自己」（Greene,1999：x）。在課程改革裡，教師需要什麼？從應應身上，從我們的經驗裡，是需要更多的「陪伴」，與共同「經歷」。一如這個研究劃下休止符時，應應來電：「我很喜歡這種感覺，有人可以一起對談，閱讀，分享，談共同關心的事。」這樣的關鍵在於彼此的行動與對話，是否有藝術性，是否有意義的開顯，教師生命的力道漸漸明晰了，然而在改革的路上，仍需要一些陪伴時，我們需要花時間陪伴（不是指導），直到她們可以自己上路（改寫自翁開誠，2002：48）。近來一位得過師鐸獎的老師提前退休，至是盛年，經驗、體力都在最高峰，她的理由是：「教不下去了，作老師的要討好學生，作校長的要討好家長和老師，因為不敢得罪，校園中就沒有了正義，教起來就不帶勁，不如退休算了。」（洪蘭，2003）這波教師退休潮，除退休制度可能改變外，還隱含著一種教師普遍的心理疲憊。教師生命的力道也漸漸薄弱了，SARASON（2002：2）投入教育改革多年的研究，在與許多教師接觸中，也預期在這數年間，有一定比例的教師及學校行

政者會離開學校或選擇退休，因為他們已經被燒乾了(burned out)，這群學校裡的人看學校改革是沒有希望的。

也因此，本文側寫一位教師與異文化的相遇，重點不在她設計了什麼課程，而是應應在這過程中的思考，我關心的是，這樣的教學行動思考與現行課程改革的關聯，進一步探究教師需要什麼。人如何進行轉變？一直有個現成的答案叫做「意識提升」，但這個「提升」不是透過個人的頓悟，而是重新敞開溝通對話的關係以及社會行動，經過一些安排，讓溝通對話容易發生，有一個關鍵，就是作為「中介者」的那種人在中間的策動（宋文里，2002：164）。這個中介者，能真心陪伴，陪伴什麼呢？並不只是教育研究中的觀察、傾聽，而是要真的拉出另一個對話位置，扮演傾聽者、提問者以及直言無隱的批判者。

最後談談課程。課程可以事先完整嚴謹的設計嗎？從應應的經驗裡，似乎不完全是那麼一回事。是否可將課程「雛形」作為師生對話的文本，透過教學過程，師生彼此「給出」後，課程才慢慢成「型」？這個課程才是有參與，有生命力的。現在許多課程設計競賽需要的是紙上談兵的課程？亦或是經歷過現場的互動錘鍊後，有人味的，有教師思考與學生參與、反應的課程？如果這樣的課程設計沒有真實的教學故事在裡頭，它就無法溝通，無法讓第一線的教師有所感受。經過幾年課程改革的洗禮，或許老師要的不再是套裝的課程示例，而是要真實的有血有肉的「課程案例」、「課程故事」，讓老師來說、來寫「我們的課程故事」。那我也不用「側寫」一位教師與異文化的相遇，而是我們（學界與教學現場的人）共同傾聽、觀看許多教師說、寫--自己與異文化相遇的故事，並且「共同經歷」。